

新词语的词源研究概述

刘晓梅

提 要 词源,尤其是理据的研究是新词语研究中应着力的课题。传统的词源研究应突破历史词汇学的范围,在吸收西方词源学精华的基础上向当代汉语新词语扩展。本文从研究的任务、对象、价值以及方法等角度概括了新词语词源研究的主要方面。

关键词 当代汉语新词语 词源 理据

词源学的“历史”与“现代”的定位

一、词源学(etymology)

词源学有两个学术渊源:基于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词源学、基于中国训诂学的传统词源学。现有的词源学定义,差不多都是基于西方历史语言学而下的论断,即对词的来源与历史以及对词的形式与意义的变化(包括向其他语言借词[Borrowing])所作的研究。^[1]“按现代语言学的要求,研究一个词的词源,必须查明它的旁系亲属语言中这个词的词义和词形是什么,据此构拟出它最古的形式和意义。”^[2]西方词源学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活的语言材料,采用方言、亲属语言的比较,探讨词的语音演变轨迹,以寻求词的早期语音形式和音义结合的理据。它更着眼于语音线索。

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中早已经出现的词源(有的学者称为语源)

研究,它基于传统的文字学和训诂学,从汉语书面文献出发,立足汉语内部词族的同源关系,注重考察个体词或一组同族词的音义的来源及其理据。它更着眼于语义线索。自汉代以来,从《说文解字》、《释名》至《经典释文》、《说文解字注》、《读书杂志》,以及现代的《同源字典》、《辞源》和诸多论文等等,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的词源探索。

当代汉语词源研究继承了这两个学术渊源,既注重书面材料,又辅以方言材料佐证,语音和语义并重,以“探讨语言中的词在发生时的状态”为主要任务^[3],其具体内容包括如下五个方面:1.词的来源。2.可追溯的原始形式。3.可追溯的最古的意义。4.词的原始形式与最古意义之间的联系。5.词的形式(语音及其书写形式)与意义的演变及其结果。^[4]前三个方面可归纳为“来源”,第四个方面归纳为“理据”,第五方面归纳为“变化”,构成词源研究的三大块。

二、词的理据(motivation)

对于“理据”的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指“词语为什么具有某个意义的理由和根据”^[5],也即事物得名之由。这是最为概括的说法,在具体所指的范围上,各家又有不同的理解。

1. 理据是指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可论证的。如“理据就是词的声音和意义的内在联系”。^[6]

2. 理据既包括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也指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联系。既可指旧有符号与新产生的符号之间的语音、语义联系,也指符号的构成部分(就复合词而言)与词的整体意义之间的语义联系,这种联系是可论证的。黎良军有过类似的说法。^[7]

3. 理据是语言的自组织过程中的一个规律。“广义理据是指语言系统自组织过程中促动或激发某一语言现象产生、存在、发展或消亡的动因、理由或根据”。^[8]

我们所理解的理据是第二种含义。换句话说,理据就是联系,这种联系以及联系的表述形式,就是我们要着力挖掘的东西。

三、词源与词的理据

对于理据与词源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一是理据从属于词源,理据研究是词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理据就是词源(也等同于词的内部形式),词源就是词的得名之由。如张永言认为,洪堡特所提出的内部形式,就是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即指以某一语音表达某一意义的理由或根据,研究它的目的就在于阐明事物或现象为什么获得这样那样的名称。^[9]在这个意义上,理据和内部形式是等同的,也有学者称作词汇结构。三是理据是和词源并列分立的概念,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但毕竟分属于不同的范畴:词源重在考察词的出处和历史来源,而语词理据作为语言自组织过程中一个独特的变量起着使语言由无序走向有序的作用,因而关于理据的研究就决不限于语词起源的考究,它是一个具有自身系统的独立的学科。^[10]

我们是在词语这一层面上来限定理据这一概念,并把它视为词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词源研究既要考察词语的出处、意义和变化,又要探讨之所以形成的促动因素。词语的理据作为一种性质,是词语广泛具有的性质,它隐匿在词的背后,是词之所以形成的一种思想动因。由于历史的久远,很多词语的理据无从查考,但并不等于说这些词没有理据。原始词是否有可以查考的理据,还在探讨之中,但至少有一部分原始词,通过语音线索和理据论证,可以找到它们的语义源头。在原始词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同源词、复合词,应该说大都是有源头和理据可寻的。

四、词源研究的历史属性与现代扩展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少有人把词源的探讨定位于现代汉语词汇当中。从词源学的三个方面(来源、变化、理据)来看,仅就现代汉语时期出现的各种大中型工具书而言,《辞源》重在考

察词的来源出处和意义的变化两个方面,同时也记载了相当多的词语的理据,但不收录现代汉语词汇。王云五的《王云五新词典》^[11]注重查找源头。孙常叙在《汉语词汇》^[12]的“造词法”当中涉及了词的理据问题。《汉语大词典》同样是以前两个方面为主体,收录了相当多的现代汉语词汇,但由于编纂的思路与主旨不同,所录例句有很多并非最初用例,往往只要能证明某个历史时期出现过这种用法即可,这就使其考察源头的价值不得不打些折扣。《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型词典也是以解释词的理性意义为主要目的的词典,注重断代性,因而不太考虑来源出处,更少涉及理据问题,即使有所涉及,也是限于那些较久远的古代词语,很少涉及产生于现代汉语时期的。吕波曾经撰文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对除纯象声词之外的近 600 条词语的理据做了注明^[13],相对于《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 56147 条^[14]而言,不到总词数的 1.6%,仍是微乎其乎的。王艾录编著的《汉语理据词典》^[15]是专门探讨词的理据的词典,在理据探讨与实践上堪属力作,但基本上仍没有脱离历史词汇学的范畴。

如果不把词源研究完全限制在历史词汇学的范围内,它完全可以把触角伸向现当代汉语词汇当中。值得一提的是,30 年代汪仲贤编著的《上海俗语图说》^[16]在溯源与理据探讨上颇具功力,对当时新出现于上海的 240 条民间流行俗语进行探源析流,并逐一说解其得名之由。《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17]也对当时的新词语作了一些探源工作。这两部书已经把目光转向现代汉语词汇,关注当时的新词汇现象。这种转向在当代的新词语词典中有所体现,如于根元先生主编的多本词典,只不过这种工作还未上升为理论总结。

新词语词源研究的相关问题

一、新词语研究的任务、对象与价值

1. 任务 新词语的词源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来源、变化及理据。来源包括:新词语起源于何时、最早见于何种语言材料;来自何种语言或方言,与相应的词的继承与变革关系如何;最早的意义和形式是什么。变化包括:新词语的词汇意义的变化过程及结果;语法意义的变化过程及结果。理据包括:新词语的最初形式与最初意义之间的联系;新词语与其他相关、相类、相仿的词语之间的联系;新义词和源词之间的意义的联系。

2. 对象 理论上讲,所有的新词语都有词源,都有理据,但未必都有可以查考的词源或理据。所以,那些实属无证可查的新词语不在考察范围之内,除此而外,那些能够通过语素直接表义的、信息量完全的新词语,通过语义结构来分析的新词语,都在理据探讨的范围之内;那些依靠理据解释才能确切理解的词语和意义,更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相当数量的新词语不能直接或间接表义,需作理据解释,这就为新词语的理据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3. 价值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词源问题至今还没有展开系统的研究。就现有的成果而言,词源追索远远比词源研究兴盛得多。词源追索的成果体现在部分新词语的个案追踪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于根元等学者编著的多本新词语词典。但是真正地进行理论抽象的则很少,因而很有必要对新词语的词源问题进行系统的摸索和研究,其实践和理论价值在于:

(1) 保存新词语的原始面貌。新词语词典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不同的新词语词典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策略不同,有的只是把编纂之时所用的例句引出来了,而不是产生之时的那一个原初例句。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可取,因为不同的词典的目标定位自有其不同,它至少证明,在作者编纂的当时,人们还在使用那些词语。只是在保留原始状态这一点上,没有留下足够的信息。比如,“待岗”一词首见于1988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中:

这个厂……多余人员或充实车间,或到“劳动市场”待岗,或提前退

休。

平衡下来,“隐性失业”公开化、集中化了:6人列入编外待岗……而林伦伦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新语词典》^[18]中所举例为1999年的。当代汉语词汇系统吸纳了相当多的新词语,如能完整地记录下来每一个新成分的产生之初的背景和环境,一定会为新词语的理论研究带来许多便利之处。

(2) 正确理解新词语的意义内容。这一点主要是指理据的作用而言。比如:

草包庄稼 指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或自然灾害影响而收成很差的农作物。收获的主要是用于纺织草袋子的干草。草袋子俗称草包,故称。

钓鱼项目 指上马后需一再追加投资的工程项目。由于少报工程概算或资金未全部落实即开工上马,以致造成项目骑虎难下。“钓鱼”喻指用这种手段或方法诱使或引导对方投入资金、财物或其他条件,故称。以上各例均引自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19]无标注的例子均引自此书。例中加点的是该词的理据,也就是该词的得名之由。理据是进一步理解词义的关键通道,使得这类不太容易从字面意义直接获取足量信息、释义的主体部分亦不足以提供全部信息的词,一下子涣然冰释。

(3) 梳理新词语、新词义的形成、演变的过程及动因,为揭示当代汉语词汇的动态发展规律服务。词汇的动态发展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词汇总量的增多、新词语产生、来源(源于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与变化的趋势和原因等等,都要根据词源研究的成果来归纳。以源于隐语的“高买”(在商店偷东西)为例,该词并非源于香港粤语,而是源自上个世纪初叶以来盗窃行业所使用的隐语,在北方许多地方的隐语中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这是隐语词向共同语词汇扩散的典型例证。^[20]

(4) 为造词法研究服务。造词是指用现有的语言材料运用一定的方法创造新的词语,它解决的是一个词语从无到有的问题;理

据则是造词的背景环境因素,即某个词语为什么代表某个意义,也就是得名之由。二者观察的角度不同,比如,“知本家”是个新词,对于造词而言,只要指出它是仿“资本家”而造的就可以了。而理据探讨则不仅要指出仿“资本家”而造,还要指出促使它产生的背景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的人如马克·安德森、杨致远等人,以知识为本,以知识这一无形资产入股,使个人资本在一两年内就快速膨胀,其发展如同资本家运用资本快速发展一样,故称。

尽管角度不同,但二者还是有着很强的依赖关系,理据之中往往已经蕴含了造词法问题,它提供了所要表达的概念的基础形式,造词就是要从基础形式中提取构造新词语的成分来形成新的词语。比如,“房模”(新浪网,2002-09-11)是一个刚刚出现的新词,它与“房屋模特”、“房地产模特”共现于同一则新闻中。它既是简缩而来,又是模仿“车模”而造,因而“模”是必须提取的构词成分;剩下的单音节成分只能在“房地产、房屋”中提取,相比之下,“房”最具有概括力和区别性,因而成为首选。

(5) 为当代的文化词汇研究服务。文化词汇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是用文化现象来解释词汇现象。理据研究所探讨的词语的得名之由,实质上就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不仅仅限于词汇层面本身,还要深入到新词语所产生的社会环境、言语运用主体的思维方式中去寻求,因而理据的探求也可以算作当代文化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瘦身”是个经台湾引入香港、再由香港引入内地并径直北上的日语词。它的理据是“使身体瘦下来并保持苗条外形”,这个词回避了容易引起不好的联想的肥胖,要比本土的“减肥”来得高雅,同时又迎合了以瘦为美的潮流,因而大行其道。可以说,“瘦身”是“求雅”心理的产物,也是社会风尚的产物。再如李行健先生曾经著文指出了“安排”的新词义:“用不正当的手段随意安置(人员)”,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意义的产生和演变的详细动因。^[21]如果深入到每一个词语的产生的背景中去挖

掘词的每一种动因,一定会有许多文化学的发现。

(6) 为词汇积累和习得服务。无论是母语词汇的习得,还是对非母语词汇的习得,新词语的教学是不可避免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在习得过程中能够借助相应的词源说明(主要是指理据而言),就能够事半功倍,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Lakoff 曾经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提出心理学上的倾向: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个词义的理据是什么,他就能比较容易地学会、记忆和使用该词。^[22]比如新近出现的“漆模”(网易,2002-3-17)一词,义为“身涂油漆彩绘展示油漆产品的模特儿”。在提示它的理据的时候就要指出:商家为了展示其油漆对人类无害、绝对符合环保要求,在模特儿身体上用油漆绘画,仿造“车模”而成。这样说解之后,什么是“漆模”就容易理解和记忆了。

二、新词语理据探究的方法

张志毅先生曾提到探求词语理据的线索:1. 声音线索。2. 形象线索。3. 声音和形象线索。^[23]又在《词的理据》^[24]中举出了五种方法:语素与语义结构分析法,同根词比较法,语音探源法,探求词的典故历史源头,从造词法探求词的理据。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探讨当代汉语新词语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造词法入手,二是从理据的类型入手。前者着眼于新词语的造词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当代新词语主要是以语素合成、语法类推和修辞转化为主体造词方式,音义相生方式没有运用领地,因而不大可能去考虑单纯的语音线索或语音探源法及同源词比较法,而主要是从另外三种造词方式(语素合成、语法类推及修辞转化)入手。这里只举一个修辞转化的下位类别来说明:

南风窗 比喻可以带来便利的海外关系。我国大陆南接港澳海外,故以南开之窗为喻。

白发浪潮 喻指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白发”指代老年人群体。

后者着眼于理据的类型,我们将理据的类型初步归纳为背景型和合成型。背景型重在阐释词语的外在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即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如:

白领 英语 white-collar worker 意译的简称。西方社会将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技术管理人员、文秘、财会人员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统称“白领工人”。这些人员的工作环境比较清洁、舒适,可以穿白色衬衫工作,故名。跟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相对。

这类理据的说解需要把词语的得名的背景因素介绍清楚。

合成型重在说解词语的意义与语素义之间的联系,即个体符号内部各个组成成分与词义之间的联系,如:

癌兆 癌症的先兆。

降耗 降低消耗。

这种类型由于词语的表义明显程度高,语素义直接与词义挂钩而不须作过多的解释,这种情况下,对话素的说解实际上就等于对理据的说解,因而理据与词义重合了。

三、新词语的词源信息与词典编纂

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地包含了词源信息的当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产生于当代的新词语,因其产生的时间不长,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比较贴近,在具备相当规模的自然语料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对每一个新词语、新意义的各种信息进行摸底考察。对于每一条有证可考的新词语的注释,理论上都要包含至少两方面的内容,即来源和理据。对于多义的新词语,要三者兼顾。这种做法,在于根元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及另外四本新词语年编中有较好的体现,这几本词典对多条新词语历时与共时的考察与预测,从产生时间、产生背景及构造特点等多个方面进行审视,这是它们的突出之处。

附 注

[1] 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上海

辞书出版社, 1981.

[2]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学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3] 王宁. 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 见: 汉语词源研究.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1.

[4][23] 张志毅. 《说文》的词源学观念——《说文》所释“词的理据”. 辞书研究, 1991(4)

[5][6] 严学睿. 论汉语同族词内部曲折的变换模式. 中国语文, 1979(2)

[7] 黎良军. 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90

[8][10] 司富珍. 筚路蓝缕 拓荒出新——评介《汉语理据词典》. 汉语学习, 1998(1)

[9] 张永言. 关于词的“内部形式”. 语言研究, 1981(1)

[11] 王云五. 新名词溯源——王云五新词典序. 东方杂志, 39卷15号

[12] 孙常叙. 汉语词汇.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6. 32-34

[13] 吕波. 试析《现代汉语词典》对词的理据的注释. 辞书研究, 1996(2)

[14] 苏新春. 汉语词汇计量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 18

[15] 王艾录. 汉语理据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16] 汪仲贤. 上海俗语图说. 上海: 上海书店, 1999.

[17]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中国语文, 1959(4)

[18] 林伦伦. 现代汉语新词新语词典.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19] 于根元.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20] 唐钰明. “高买”探源——兼论隐语的通用化. 见: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21] 李行健. 词义演变漫议. 语文建设, 1994(7)

[22] 皮埃特·H·斯沃涅波埃尔著. 李蕴真译. 语言理据性及其在词典编纂中之应用(上). 辞书研究, 1995(6)

[24] 张志毅. 词的理据.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3)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361005)

(责任编辑 叶玉秀)